

寺庙奇观

尹育政 范家新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可爱的北京

序

《可爱的北京》这部专门为广大少年编写出版的丛书，从开始酝酿选题的时候起，我就殷切期待着她能早日和读者见面。当然，现在我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跻身到年逾古稀的行列中去了。可是我少年时代对于北京热切向往的心情，仍然记忆犹新。最幸运的是从中学时代的最后一年开始，我的命运就和北京城密切联系在一起。历时既久，爱之弥深。最初我爱北京，因为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她既是古老文明历久不衰的象征，又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现在，我更爱北京，因为她已经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友爱的中心。但是我也亲身体会到，真正的爱必定是植根在真正的认识和理解之中的。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才决定编辑出版《可爱的北京》，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希望在我们可爱的少年一代中，尽早播下深入认识和理解我们伟大首都的种籽。我更希望这珍贵的种籽能够在广大少年朋友们的心田里开花结果。到那时，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必将更加可爱！

为此，应该深深感谢为编辑和出版这部丛书而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付出了巨大劳动的同志们。

侯仁之

1988年元旦之晨

目 录

洋洋大观的北京寺庙	(1)
寺庙揽胜	(7)
庙中寿星——潭柘寺	(7)
令公庙和杨无敌	(11)
太后之庙——万寿寺	(13)
丁香古刹——法源寺	(15)
铁打的白云观	(17)
宫殿般的寺院——雍和宫	(19)
国之重宝——云居寺	(22)
千姿百态的佛像	(27)
神州第一大卧佛	(27)
趣话弥勒佛	(29)
世界独木大佛之最	(32)
神秘的欢喜佛	(34)
来自异邦的玉佛	(36)
八仙探源	(38)
古塔的奥秘	(44)
建塔之谜	(44)
北京最大的喇嘛塔——妙应寺白塔	(46)
精美的金刚宝座塔	(49)

与伟人共辉的塔	(52)
民族团结的象征——清净化城塔	(54)
北京最古老的塔——天宁寺塔	(56)
奇树欣赏	(58)
白果王	(58)
三代树	(60)
戒台五奇松	(61)
听法松	(65)
帝王树	(66)
除奸柏	(67)
文物荟萃	(70)
源远流长的流杯亭	(70)
铜锅中的智慧	(71)
石 鱼	(72)
拜 砖	(73)
世界之最的钟王	(74)
“喷水龙洗”的奥妙	(77)
佛教的宇宙模型	(78)
精美绝伦的补绣	(80)
皇帝的“洗三”盆	(81)
亿万年前凤眼香	(83)
木雕三绝	(84)
宝 鼎	(86)
稀世孤宝夏朝冠	(88)
三光毯的奇遇	(89)
与众不同的狮子	(90)
失传的拨金术	(92)
镇观三宝	(94)

树瘤巨钵	(95)
石猴之趣	(97)
稀世之珍——佛舍利	(98)
明代壁画之冠——法海寺壁画	(101)
清真寺碑	(103)
掌故轶闻·神话传说	(106)
威风凛凛的四大天王	(106)
神秘的“打鬼”	(107)
最珍贵的礼品——哈达	(110)
漫话腊八粥	(112)
铜佛笑了	(114)
偷梁换柱的宝坊	(116)
旗杆落“泪”	(118)
硬币沉浮之谜	(120)
金链锁龙子	(121)
济公上房梁	(123)
奇特的四不像	(126)
奇装异俗话僧侣	(128)
后记	(132)

洋洋大观的北京寺庙

我们可爱的北京，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历史名城。它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是北方重镇了。历史上，辽、金、元、明、清五个王朝，都在这里建都，沿续八百多年。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一直处于全国的中心地位。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雄伟的古老建筑和灿烂的文化遗产。其中，令人瞩目的是，北京还拥有千座古刹。这些寺庙宛如繁星点点，密布在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闪烁着奇光异彩。

北京，素有“寺庙甲天下”之称。人称泉州为“佛国”，主要是说它的寺庙多，号称四百。而北京，自古就寺庙如林。自晋以来的一千多年间，历经战乱水火，寺庙也几经圯废兴衰，但到清末，仍存寺庙千座有余。其数量之多，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如此众多的寺庙，其分布也有讲究。在城内的约有四百座，东西南北城大体均称。但在城外的就大有差别了。六百多座寺庙，坐落在东南郊的仅有百余座。而西北郊约有五百座，故而有“西山五百寺”之说。

北京的西山，属太行山脉的燕山一隅。这里山势险峻，群峰拱立，森林茂密，流水潺潺，恬雅幽静，气象清新。在

这种环境里建庙，无疑会增加其庄严气氛和神秘色彩。过去有“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说法，恐怕也是这个道理。而京城东南，地处平原，一览无遗，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好地方，因而建庙也较少。

那末，为什么北京兴建如此众多的寺庙，原因何在呢？

历史上的北京，始终处于政治中心的地位。宗教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它从属于政治。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大都是宗教的崇拜者，又都依赖于宗教来进行精神统治。因之，帝王与宗教赖以相存，这是必然的结果。朝代可以更替，而宗教却需要长期保存下来。在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出于特殊感情，保护和发展宗教的事例屡见不鲜。隋文帝杨坚，出生在一个寺院里，又由尼僧抚养长大，他同佛教的渊源之深，是可以想见的了。他在位的二十四年（公元581—604年）中，就曾三次下令建塔。每次是一州一座，一百三十二州，就建了四百多座。实际数字还远远不止于此。唐太宗李世民，竟发明在他打过仗的地方，都要为阵亡的将士建庙，以荐亡魂。郑州的等慈寺，幽州的悯忠寺（今法源寺）等，都是出于这种原因建造的。明太祖朱元璋是和尚出身，自然推崇佛教。以后的成祖朱棣和武宗朱厚照，也崇拜佛教，以致明朝建造寺庙蔚然成风。明朝统治的二百五十多年中，仅北京地区，就重修或新建庙宇二百多座。

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统治阶级执政的。清王室积极吸收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也重视佛教和道教。清世祖顺治皇帝，既尊道，又好佛，还说他前身是和尚，年轻时闹着要出家，还真的削去了头发，以后经劝阻才作罢。清圣祖康熙，曾六下江南。每次都要到佛寺参佛，觐见僧人，

题辞题字，赐银修庙。据《清鉴纲目》记载，康熙曾为寺庙写匾、题字、书榜一千多幅。他的儿子雍正登基以后，就将住过的雍亲王府改作行宫名为雍和宫。并自称“圆明居士”。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组织大批人力，把汉文藏经译成满文，至乾隆五十五年才完成，历时十八年，以供满人阅读，为发展佛教竭尽全力。相传乾隆曾入佛受戒。在白塔寺发现的文物中，除有乾隆手书的经卷外，在一个小盒中还装着五佛冠和袈裟。专家认为，这是乾隆受戒时穿用的。卧佛寺中的十八罗汉，十七个都是僧人打扮。只有一个身披铠甲，戴帽穿靴，威风凛凛。这是乾隆搞的名堂。他下令取消一个真罗汉，换上自己的像，混进了罗汉的队伍中。据《大清会典》记载，清朝中期，全国已有佛教寺院八万所，僧尼约十二万人。仅北京地区，佛道教寺庙宫观已逾千座之多。

寺庙，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明清两代，在北京大量建造庙宇的时候，也正是这两代王朝的鼎盛时期。明朝开国以后的洪武年间，战争刚刚平息，生产有待发展。不管朱元璋多么崇爱佛教，但手头拮据，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建庙。到了成祖永乐年间就不同了。经过近四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库充盈，于是建庙成风。到了英宗天顺年间，已经有人不满，埋怨“僧尼蠹国”了。至宪宗成化年间，已经达到顶峰。当时“京师游僧万数”，“佛寺至千余所”。这一方面说明建寺的炽热，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富有。清代，顺治至康熙初年，主要是完成最后统一中国的征讨之中。从康熙中期开始，全国稳定，百废俱兴。所以，清朝在北京建寺庙四百多座，多数是在乾隆以前的这个时期兴建的。

另外，官府带动，百姓助捐，也是建庙的财源之一。明英宗的近侍李童，修建法海寺时，就倡议向喇嘛僧众和信士群众募起款来，捐款者钟上留名。如今，法海寺的大钟上就铸有千余捐款人的姓名。大觉寺的一块辽碑上，也有信士捐钱的记载。

北京寺庙的建筑形式，也有特点可循。大体上有宫殿式和民族式两种。

与各地寺庙截然不同的是，北京寺庙有不少与皇室有直接关系。因此，也披上了宫廷色彩，建筑呈宫殿形式。例如，皇宫内院的清代香妃庙，北海西天梵境喇嘛庙和观音殿，颐和园中的大报恩延寿寺和须弥灵境两座大型喇嘛庙，用旧王府改成的雍和宫，由官人资助勅建的广济寺等，都是依靠帝王并采用帝制设计建造的。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严肃的秩序，工程的完美，形式的雄伟、和谐和壮丽。这些寺庙在顶簷上采用了黄、蓝、绿色，这是仅有帝宫、王府才能使用的琉璃瓦，在外观上给人一种威严感。像这种建筑形式的寺庙，除明清两朝设在外地的离宫附属的寺庙以外，是难以见到的。这是帝王对于宗教偏爱的特殊产物。

再看民族式建筑。北京是多种民族，多种信仰集中的城市。在寺庙建筑上，必然要反映出各自的特点和色彩。

汉语系佛教的寺庙，多系布局规整、重楼高阁的古建筑群。在规划上，一般是丛林体制。供佛的大殿设在中轴线上。以唐朝古刹法源寺为例：从中轴线进入山门，以后是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阁、毗卢阁、藏经阁。至于法堂、斋堂以及僧房等生活区，都设在中轴线两侧的配殿和重叠的组合式四合院中。

藏语系佛教的寺庙，俗称喇嘛庙。一般建筑宏伟、华丽、精巧。具有独特的城堡、宫殿式的风格。阜内大街的妙应寺，俗称白塔寺，是一座典型的以塔为中心的喇嘛庙。建于元代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工程浩大，历时八年才竣工。当时入仕中国的尼泊尔工艺师阿尼哥参加了设计和施工。白塔具有尼泊尔建筑风格，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喇嘛寺塔之一。

牛街清真寺，历史悠久，造型奇特，玲珑壮观，带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格。寺院面积并不大，但布局紧凑。以礼拜殿为中心建筑，衬以梆歌楼、碑亭和窑殿等建筑。礼拜殿有三个屋顶，殿顶衔接处造了一道垂直的半弧形影壁，成为一个特殊装饰，引人瞩目。整座寺院，是北京最大的体现阿拉伯民族色调的古建筑群。

这里还应该一提的是满洲神庙——堂子。旧堂子原在东交民巷，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迁移南河沿路东。堂子是清朝王室按照传统习俗祭天的地方。这座小庙面积不大，只有一座享殿，附有一间圆殿。对外不公开，甚为神秘。其祭祀活动，是由神巫献酒擎刀示引，在赞礼者鸣拍板、唱满洲神歌中完成的。这座小庙在全国可说是独一无二的。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寺庙中，历史最悠久的是潭柘寺，建于晋代。历史最浅的寺塔，是在西山八大处灵光寺原址上建立的佛牙舍利塔。这座塔八角十三层，高达51米。是1964年由佛教界发起建立的。最矮的塔是西四砖塔胡同的万松老人塔。市内最大的寺院是雍和宫，是我国最负盛名的喇嘛庙。最小的寺庙是正阳门楼下两侧的小道庙。两间庙房不过30米。别看庙小，由于坐落在繁华的商业区，过去曾经是市内香火最盛的寺庙之一。后来由于拓展前门大街，它已经不复存在

了。

北京，是全国宗教文化最为集中的地方。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如今，北京的寺庙有所减少了。但是在一个城市里，能有各种规模完整的民族形式的寺庙，这是十分难得的。

寺庙揽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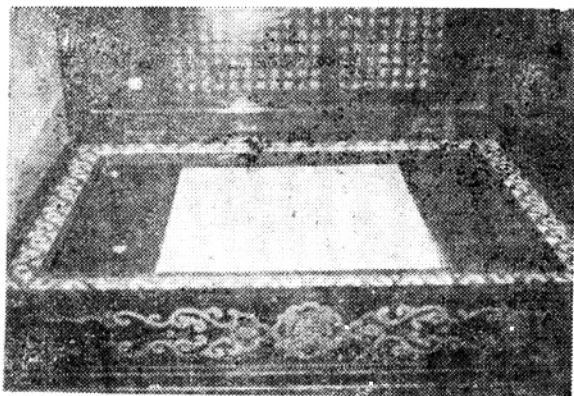
庙中寿星——潭柘寺

如果要问，北京最古老的庙宇在哪里？可以说，这就是坐落在门头沟区崇山峻岭之中的潭柘寺了。

1981年，中国佛教协会的赵朴初居士，曾为潭柘寺题联：“地辟幽州先；气摄太行半。”这副联语，概括了潭柘寺的历史和地势，道出了潭柘寺非同一般的特色。

先说历史。幽州，是唐代北方重镇，也是北京的前身。潭柘寺建于晋代，故而说先于幽州。晋代，潭柘寺名叫嘉福寺。唐代名龙泉寺。金代皇统年间，改名为万寿寺。清代康熙年间，又改称岫云寺。虽然多次改换名称，但因山后有著名古迹“龙潭”，山上有“古柘千章”，都有优美而成片的栢树林，还是以潭柘寺叫得最响。几百年来，北京城流传着一句谚语：“先有潭柘，后有幽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屈指算来，潭柘寺已有1600年的高龄了，是北京寺庙中的一位寿星。就庙龄来讲，也是北京之最。

再谈地势。潭柘寺在潭柘山麓，是太行余脉。它背倚宝珠峰，东西北三面，有回龙、虎踞、捧日、紫翠、莲花、架月、象王、集云、瓔珞等九座山峰围护，人称“九龙戏



拜 砖

珠”。南面，是一片平野田畴。远方的锦屏山遥遥在望，构成了“九峰立，一山开”的局面。在这奇峰异岭之间，耸立着殿阁亭台，彩砌雕栏，红墙碧瓦，壮丽不凡。加上有著名的“潭柘十景”点缀，真个是气象万千的画卷，雄峙千古的胜景。

正因为潭柘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形，古老而有魅力的历史，历代名僧的驻锡。因而潭柘寺备受不少帝王的“青睐”，和这块“佛地”结下了“不解之缘”。金代，金熙宗和金章宗曾多次驾临潭柘寺巡幸和进香。这儿还是章宗的游猎之地，他曾在后山上打过鸟。后来，这里盖了一座雀儿庵，来纪念这件事情。元世祖忽必烈，更把潭柘寺视为“圣地”，多次修建，还把他的女儿妙严公主送到寺里落发出家。妙严公主本是一员战将，后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在观音殿里，朝夕对着观音像顶礼膜拜。天长日久，她站立的一块砖，都磨出了两个深深的脚印。这块砖就叫“拜砖”。到了明代，明神

宗朱翊钧的母亲孝定太后，将砖镶在花梨木匣中，带回宫去。后来又送回潭柘寺保存。其上有紫柏禅师的像赞，成为寺内的珍贵文物。（关于“拜砖”，另有文章介绍）妙严公主圆寂后，葬于下塔院中，人称妙严大师。如今，妙严大师塔保存完好。清代的康熙和乾隆皇帝，都曾三次来到潭柘寺留住。并给寺里的多处殿宇庭院，赐名、写匾、题诗。康熙皇帝还曾拨库银48万两，重修潭柘寺。现在，寺内清朝帝后的万岁宫、太子宫，都是宏丽的宫殿建筑。

潭柘寺不仅和帝王的关系十分密切，就连帝王的侍从之臣，也把它做为归养之所。寺内有一处姚少师静室，是一座小型寺院。这姚少师就是《明史》上记载的姚广孝。他少年出家，法名道衍。明太祖朱元璋给他的儿子们物色名僧侍佐，他被举荐给燕王朱棣。后来，他劝燕王起兵，夺取政权，并参与了战事的决策事宜，很有功劳。“靖难之役”，燕王赶走了自己的侄儿，当了皇帝，封他为太子少师。但这位少师终身不娶妻，当和尚，晚年就住在潭柘寺，直到84岁死去。临死以前，永乐帝朱棣曾两次到寺内看望他。他死后，朱棣还悲痛地“辍朝”两天，不理政务，表示哀悼，并赐葬于房山县境内。

潭柘寺历经皇家资助和千余年的屡次修建，气势宏大，殿宇巍峨。山门前，有迎客古松，这些古松姿态各异。有的势若游龙，有的好似猛兽。尤以清奇古怪四松最令人叫绝。沿中轴线，自前面的牌楼、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直到最后的毗卢阁，高低错落，宏敞开阔，层层推进，气派非凡。东路是一组庭院式建筑，有方丈院和清代皇帝的行宫万岁宫和太子宫。这里，碧瓦朱栏，修竹亭立，十分清静

幽雅。院中有流杯亭，又名“猗猗亭”。亭的石基上雕刻一道正看是蟠龙形反看是虎头的水渠，蜿蜒曲折，引泉水流过。古人每年三月三日，放在耳酒杯（称“羽觞”）漂浮水上，耳杯随水漂流，人们列坐水渠两旁，漂流到谁的面前，就取而饮之。这是沿袭汉魏“曲水流觞”的习俗而来，是“修禊”祓除不祥的意思。西路是几次毗连的殿院。有梨树院、戒坛、大悲坛等。最北面的观音堂是妙严公主修行的地方，居高临下，自成格局。

除了寺内这些建筑之外，寺的前方还有安乐堂和塔院。安乐堂是和尚退休养生之所。塔院在寺前的小平原上，有自金元以来，有名分、有执事的和尚塔48座。塔有六角形的，圆形的，随着时代的不同，造型也各有差异，是研究历代和尚塔形制演变的实物资料。这里气氛肃穆，古木森森，另是一番天地。

作为潭柘寺命名的“龙潭”，在寺院的后山上。方广丈余，清澈见底，泉若沸珠，涓涓不绝。至于古籍上记载的“古柘千章”，则早已不复存在了。只是在寺旁还有数株，做为应景之物，供人观赏。

潭柘寺的花木，除古树奇松以外，还有一种罕见的竹子。这种竹子，有的整株干节为金黄色，却交替地生长着绿色垂直线条。好像镶上碧玉翠石，十分惹人喜爱，还有个典雅的名字，叫“金镶碧玉”。另一种整株节干翠绿，在竹节上却交替地生长着黄色线条，好像碧玉镶上缕缕金丝。这叫“碧玉镶金”。人们徜徉在这美妙的竹林之中，时有清风徐来，竹叶飒飒作响，竹竿摇曳生姿。此时，观竹形，听竹声，情声并茂，自有一番雅趣。

潭柘古寺，群山叠翠，峰峦灵秀；殿阁壮丽，肃穆庄严。古寺与奇峰互为依托，这两者的融合，产生了一种雄壮的美，野趣的美。而这种美，又不是城市中寺庙所能具备的了。应该说，这又是潭柘寺的一“绝”吧！

令公庙和杨无敌

北京北部山区一带，流传着不少杨家将的传说和遗迹。什么穆桂英点将台、杨宗保拴马桩、六郎像、七郎影等等。人们指指点点，绘声绘色，说得千真万确。这反映了人民对杨家将的敬佩和爱戴。不过，其中有史可查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令公庙了。

令公庙在边塞重镇古北口。古北口关河雄壮，是出塞的第一关。东临蟠龙山，西枕卧虎山，二山对峙，紧锁潮河，号称“京师锁钥”。这里自古就屯有重兵，是南控幽燕，北捍朔漠的古战场。令公庙，就建在这座军事重镇的山坡上。

令公庙又叫杨业祠，建于宋朝雍熙三年（公元986年），约在杨业死后不久就建立起来了。明代洪武八年重修。庙门前的墙壁上有“威镇边关，气壮山河”八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更显得这座古庙威严雄壮。进入庙门，前殿是“令公殿”，后面是“太君殿”。内有杨令公、佘太君、杨宗保一家三代的泥塑像。睹像思人，令人肃然起敬。

从令公庙遥望潮河西岸，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土丘，好像一座小山，这就是七郎坟。相传杨七郎被潘仁美陷害以后，尸体被肢解，一条大腿随着河水漂到潮河关。人们敬重杨七郎，就掩埋在黄土岗上。现在土丘前竖有石塔和石碑，石碑上刻“七郎坟”三个大字。七郎坟上，每年夏初遍开五颜六

色的小花，鲜艳可爱，人们叫它七郎花。

杨业庙不止一处。山西代县城东鹿蹄涧村也有一座，又叫杨业祠。这个村中有二百多户人家，多数姓杨，据传是杨业的后代。此庙建于元代。《代州志》上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英雄杨业而修建的。庙上有“一堂忠义”、“三晋良将”的题字。庙内有石碑，碑文为“老将杨族祠堂碑记”，详细记载了建庙经过。

杨业，历史上确有其人。也就是传说中的老令公。《宋史》上有《杨业传》，记载了他率领部下在雁门关一带，英勇抗击契丹入侵的事迹。杨业，本名杨继业，原是北汉的大将。归于宋朝以后，赐名杨业。他善于用兵，武勇有智谋，屡立战功，常打胜仗，人称“杨无敌”。杨业之死，并不像戏曲《李陵碑》《两狼山》里描写的那样，碰碑而死。也不是死在古北口。而是在山西雁门关陈家谷战役中被俘后牺牲的。陈家谷之战，因主帅王侁、潘美（就是戏曲里面的奸臣潘仁美）指挥失误，使杨业陷入重围。杨业兵力单薄，地势不利，王、潘又拒不救援，士兵死伤殆尽。杨业身负重伤，战马也死了，在重重包围之中，还奋力砍死几十个契丹兵，终因伤重被擒。被擒后，杨业绝食三日，壮烈捐躯。同死的还有他的儿子杨延玉。

那末，杨业既然牺牲在山西雁门关陈家谷，为什么会在相距数百里，当时又属于辽国的古北口出现杨业祠呢，岂不是令人费解么？

其实，这不难回答。古籍上记载：“盖辽人重业之忠勇，为之立庙。”原来古北口令公庙，是当时处于敌方的契丹人为他修建的。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宋人刘敞出使辽国，